



女魔 血火劫

雪米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女魔血火劫

雪米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阳志生

封面设计 曾一琳

女魔血火劫

雪米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四川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5 18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221-02854-0/I·366 定价：4.90 元

内 容 简 介

李宝琪曾是名震港九黑道大佬李西河的掌上明珠，从小受黑道熏陶，一副侠胆柔肠。长成靚女后，目睹黑道内部争斗厮杀，腥风血雨而生厌恶。

当李西河金盆洗手弃黑经商后，李宝琪却意外遭受一场劫难，从而隐姓埋名，走上除恶扬善侠士道路，成了一名戮杀色狼的女煞星。

周明生曾是李西河的手下悍将，当李西河收山后，推举他成了大圈帮老大。由于他早就迷恋于李宝琪，作了大佬后更是明目张胆挟宝琪就范。而宝琪对周明生很是厌恶，执意不从。这样引起一场殊死狂斗。

李宝琪不顾父母劝告，与周明生多次交锋，在三合会悍将乔正宇的鼎力相助下，李宝琪终于战胜了十恶不赦的周明生。

尽管李宝琪深爱着俊男乔正宇，可她万万没想到，他竟是警方卧底。一场血与火、情与爱的狂涛后，李宝琪还是被自己所爱的人带上了囚车。

目 录

1	第一章	狂斗，刀光剑影
31	第二章	陷阱，逢凶化吉
61	第三章	豪女，侠胆柔肠
91	第四章	红颜，妩媚诱人
122	第五章	恋情，坎坷迷惘
153	第六章	奇缘，相见恨晚
183	第七章	联手，共除邪恶
213	第八章	威猛，叱咤香江
243	第九章	悲叹，悔恨无边
273	第十章	无奈，警匪难容

第一章 狂斗，刀光剑影

“哇！她真像一个俊美的男孩！”凡是见过李宝琪的人都是这样说。

尽管她有一双明净清澈的眼眸，窈窕婀娜的身段，高耸性感的胸脯和妩媚诱人的容貌。但是，她的举止和谈吐，穿着和打扮都如同一个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的男人一样，很有一种骑士风度。

今天，李宝琪身着一套白色西服，打着一条血红的领带，头顶白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好一副俊男奶生模样。她独自驾着一辆白色“保时捷”跑车向九龙急驶而去。

凡是在港岛住腻了的人，都喜欢去九龙散散心、换换味，到那里欣赏一下尖东的风貌，油麻地的魅力，旺角的繁华，荔湾的幽雅。

李宝琪也是这样。她已在香港岛城生活了二十来年，跑遍了港岛每一个角落，凡是她想去的方，几乎都留下了她潇洒浪漫的足迹。宝琪是一个不甘寂寞，喜欢狂躁喧哗的女孩。尤其酷爱打架斗殴、刀枪相见的火爆场面，好像那些地方才让她感到刺激、令她过瘾一样。

李宝琪驾着保时捷穿过海底隧道，来到了尖沙咀。她不想去豪华富丽的酒店，也不进歌舞升平的夜总会，更不想去

逛购物中心。她将车开进了旺角奶路臣街，想寻找一家低档次的赌馆，在那里去领略一下香港下层人豪赌的风采。

在街道的中段，有一处名曰“乐仙”的娱乐馆。李宝琪驾车缓缓地经过这里时，就已清楚地听到从里面传出的阵阵喊叫声了。看样子，这里面还真够热闹的。

宝琪将车泊在旁边的一个巷里，兴致勃勃地朝“乐仙”走去。

这家其貌不扬的娱乐馆，虽赶不上港岛中环，铜锣湾几家富丽堂皇的大型赌场那样气派豪华，但它也别具风味，新奇诱人。

走进娱乐馆便是一间吧廊，这里坐满少男少女，他们搂搂抱抱，浪笑不迭，相互调着情，颓废而狂荡。

李宝琪穿过吧廊，经过麻雀室，来到了一间烟雾弥漫，喧嚷嘈杂的大厅里。

“先生、请吧！”一位男侍见李宝琪这副打扮，立刻恭敬地迎上去，笑盈盈地招呼着。

“啊！真够味嘛，还有空位吗？”

宝琪昂首向大厅里环视了一下，悠然问道。

“有有！请，这边来吧。”

侍者引着李宝琪朝大厅正中央的一堆人走去。

“先生，你想玩大还是玩小？”

“这儿还有玩大的吗？”

“有，什么级别的都有，只要你喜欢。”

“好吧，你就给我选一个来劲的位置吧。”

“好味！我给你找一个让你刺激，满意的位置。”

那位侍者说着，拨开那堆人群，来到一个酒醉熏熏的男

人面前，吼道：

“去去去！没钱别占位子，快让开。”

那个醉鬼，摇摇晃晃，喋喋不休地离开了人群。

侍者将李宝琪请到了空着的位置上，说：

“先生，你就玩吧，尽情地玩吧。”

李宝琪的到来，顿时惊愣了周围的赌客，他们都朝她投去惊奇的目光。

这儿是一个较大的赌台，周围挤满了押注的赌客。在他们当中，有押赌的、也有看热闹的、还有身无半文，在一旁呐喊助威的，难怪，这张赌桌的人最多，声势最浩大，赌客的兴致也最浓，看样子都想在这里一试身手。

“各位朋友押注啰！”荷官手持骰子罐大声吆喝道。

周围的赌客将自己的钞票扔在了自己认定可以赢钱的点子上。

李宝琪不慌不忙、显得十分沉稳老练，她慢腾腾地站在椅子上，掏出一盒美制“云斯顿”香烟，放在赌盘上，然后取出一支，点燃，放在嘴上，狠狠地吸了一口，这才从怀里摸出一迭“金牛”，略一思索，断然扔在了“小点”上。

“哇！他押的小点，这会儿一定是小点赢了。”

旁边一些看热闹的人议论着。

“押好啦！马上开罐了！”荷官抱起骰子罐摇了摇，猛地放在了赌盘上。

“押小，押小，快押小啊！”

只见一个精瘦的小子不停地劝着他的同伴。

“别嚷！你知道个屁！他押小、我就押小啊，他肯定栽了。”

他那同伴咧着大嘴，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大声骂道。
李宝琪听了那人的话，也未动气，只是朝他微微笑了笑。

当荷官猛然揭开罐子，留在赌盘上的骰子立刻显现出的是：三点。

周围的赌客和围观者都惊愕了，除了这位气宇非凡，仪表堂堂的俊美小子押的小外，其余全都押在大点上。

“三点，小点赢。”荷官看着骰子高喊道。

李宝琪又抽了口烟，朝那个揶揄他的人微微笑了一下，眼睛柔柔地一眨，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赌盘上的钱全都堆在了李宝琪的面前，众多的赌客投来了羡慕不已的目光。

新的赌局又开始了，荷官照例高叫一声后，又抱起那骰子罐摇了起来。

“押小，押小！”瘦精的小子又劝着他的同伴。

这下他那同伴没有奚落和责骂他了，很顺从地将钱扔在了小点上。

然而，仍有众多的赌客没有急着押注，他们注视着李宝琪，看他这次怎么下注。

李宝琪仍是那么稳重悠然，她从赌盘上抓一把钱放在了大点上。

他这一着，牵动了很多赌客的心思，他们纷纷将钱押在了大点上。

正当荷官开罐之际，李宝琪又迅猛地将自己的钱抓起扔在了小点上。其余的人见状，也想改变主意，可已来不及了。

骰子罐已揭开，三粒骰子合成的是一个“五”点。

“五点，又是小点赢。”荷官高叫着，赌盘上的钱又堆在了李宝琪和另外一个押小点人的面前。

场子里不断响起了叫骂声和叹息声，只有李宝琪却“咯咯”地笑个不停。

李宝琪顺利地赢下了两局。由于她下注很大，赢回的钱也就很多，赌盘上的钱不够支付她，荷官忙叫助手去取现款。

如果她要继续玩下去，说不定连荷官的老本都会给赢过来。那样的话，她也知道，会惹出麻烦来，于是她打算就此罢休，另外去玩点别的。

她接过荷官为她支付的一迭崭新的港币后，便起身离开赌盘。

“怎么？先生你不玩啦！”荷官微笑地问道。

“嗯！这就够了，我怕你们砸了场子，还是走了的好。”李宝琪说着，吐了一口烟，拨开人群，走了出来。

荷官向身边的两个保镖使了个眼色，那两个保镖便向李宝琪走了过去。

“先生！想走嘛，你不觉得腿软？”一个保镖叉手拦住了李宝琪的去路，冷冷地问道。

“怎么？我来去自由，这点你们还不知道吗？”李宝琪若无其事，淡淡一笑地说。

“你进了这个场子，来去恐怕就没那么自由了。”

“嗯！凡是我要去的地方，都没人敢把我怎么样！”

李宝琪说完又继续朝前走去，她刚擦身从那保镖身旁走过，那保镖一下抓住了她的手臂。

“放手！”李宝琪狠狠地叫道。

“哈哈！你敢命令我，看你这小子能奈何得了我！”

“我叫你放手，不然休怪我不客气。”

“嗨！口气还不小嘛，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那保镖得意地说。

“啪！”

一记耳光重重地落在了那保镖的脸上，立刻显出了五根手指印。

“这下你该清醒了吧。”李宝琪挣脱了保镖的手，掸了掸被抓皱的袖管，又准备朝前走去。

那保镖挨了一耳光后，哪肯罢休，他揉了揉热辣辣、痛兮兮的脸，便朝李宝琪扑过来。

李宝琪人虽在朝前走着，但她却早有提防，待那保镖冲近她的身后，还没来得及动手时，她猛然回身，朝他的脸上就是一拳。

“哎哟！”

那保镖双手捂面，蹲在地上大声嚎叫起来，鲜红的血，已从他那手指缝里溢了出来。

一阵小小的骚动，场子里哄乱起来，各个赌盘四周的人预感这里将要发生拼斗，都慌乱地朝外涌去。只有少数胆大好奇的人却朝李宝琪和保镖围了过来，似乎要看个究竟。

“妈的，好一个王八蛋，老子要摆平你。”另一个保镖见自己的同伙被打了，便气势汹汹地朝李宝琪冲过来。

周围的人见李宝琪一个文弱小生，怎么能敌两个凶猛强壮的汉子呢。更没人相信，那个保镖就是被这位文弱小生打出血来的。

“站住！休得无礼！”

当那保镖正要向李宝琪动手时，却被人叫住了。

这时，只见一位风度翩翩，气宇非凡的健壮男士走了过来，他身着一套深蓝条纹西服，头发已开始花白，但整理得光亮平顺，一副富商大佬气派，他朝李宝琪笑了笑说：

“先生！受惊了，都怪我平素管教不严，请你海涵。”

“哦！这倒没什么，我正想找对手比试比试，想不到他们太令我失望了。”

李宝琪毫不介意地说。

“先生，果然是一位江湖豪杰，请留下尊姓大名，往后也好交个朋友，尊意如何？”

“这倒不必，我也不是本地人，路过此地顺便逛逛而已。”李宝琪说完双手一拱，“打扰，很对不起，我就告辞了。”

“好吧，送客！”

那位老板模样的人对他的手下说道。

李宝琪刚来到娱乐馆门边，只见又有一个满脸黑胡须，圆头大脸的汉子领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门，经过李宝琪时，还用手狠狠地推了她一下。

李宝琪知道，这伙人一定是来此处找麻烦的，看样子，她今天是选对了地方，想不到还真有热闹看哩。她收住了脚，悄悄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又进了赌场大厅。

那伙人刚进大厅，便骂骂咧咧地叫了起来。

“你们堂主在哪里，快叫他出来！”

那位风度翩翩的老板刚要进后房去，一听又有人叫喊，便转身走了回来。

“哦！是莫堂主，有何贵干，尽管吩咐。”

那位老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很懂礼貌地说。

“真巧，陈堂主你在这儿，我有事找你，如果你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什么事？莫堂主，看你急得，有话好说嘛。”陈堂主见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心里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的话，他不会如此凶狠。

“陈堂主，你的人今天在旺角道砸了我的场子，打伤了我的弟兄，这事你怎么说呢？”

“啊！真有此事吗？兄弟，我们都不是外人，怎会发生这等事情，会不会是其他人搞的鬼。莫堂主，你能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查查，然后再答复你，好吗？”陈堂主故作惊讶地说。

“哼！你装得倒像，这事你不会不知道，不要来这一套，我要你今天就说清楚。”

“你……你……怎么不讲理？”陈堂主身边的一个保镖叫喊道。

“怎么啦！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我与你们堂主说话，轮不到你张口。”莫堂主用手指着那保镖的鼻尖，厉声吼道。

“过去！怎么能这样与莫堂主说话呢？”陈堂主喝住了自己的保镖。然后又转身对莫堂主说：“既然莫堂主不肯给我这个面子，那我倒要问问，你凭什么说是我的人砸了你的场子？”

“凭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莫堂主说完朝身后拍了拍手。

不一会儿，只见两个人押着一个垂着头，满脸铁青的人

来到了陈堂主面前。

“陈堂主，你好好看看吧，这人是谁。”

陈堂主用手抬起他的下腮，定神一看，顿时，火冒三丈，他朝那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啪！”

那人捂面痛苦地叫着：“堂主，这事不能怨我啊，这都是……！”

还没等那人说完，陈堂主飞起一脚，踢在他的心窝上。

“你……你……你好……好狠……！”那人即刻口吐鲜血，浑身颤抖地倒在地上，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便昏过去了。

“哈哈！这下你没话可说了吧，看样子，砸我场子是你亲自安排的啰？”

莫堂主见他如此对待自己的手下，心里顿时明白了许多，他用狡黠的眼光注视着他。

“莫堂主，这事我很难给你解释清楚，你要怎么样，你就看着办吧。”

“好吧，既然你如此开通，我也就不多说了，以牙还牙。”莫堂主说完手一挥，大声叫道：“砸，给我砸！”

莫堂主话音刚落，他身后十来个弟兄一涌而上，狠狠地在大厅里砸开了。

“堂主！能让他们这样疯狂吗？”陈堂主的人痛苦地叫道。

“哼！既然他不仁，那也别怪我不义了，打，把他们给我摆平。”陈堂主对他的人厉声喝道。

场子里的赌客已都跑光，只剩下双方的悍兵猛将，他们在自己主子的指使下，开始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莫堂主见陈堂主下令抵抗，更加恼火，他怒气冲冲地奔过去，三拳两脚便打倒了几个陈堂主的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

“莫堂主，你不要太过分了，不然的话我要你有来无回。”陈堂主见莫堂主大打出手，叫了起来。

“砸！弟兄们，给我狠狠地砸。”已杀红了眼的莫堂主根本没有理睬陈堂主，他一边指挥着自己的弟兄，一边挥拳向陈堂主的人狠狠地砸去。

莫堂主的人在主子的鼓动下，没用多久的工夫，便将陈堂主的赌场砸得破烂不堪。那些被莫堂主打倒的人，躺在地上，不停地叫喊呻吟着。

“莫云海，你小心点，我不会饶过你的。”陈堂主见眼前一片狼藉，气急败坏地说。

“陈家驹，想威胁我啊？我莫某不会吃你那一套的，今天我算便宜了你，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就不会这样轻易放过你了。”

莫云海说完，带着他的人洋洋自得地离开了赌场。

待莫云海一伙人走后，陈家驹这才从极度的气愤中缓过来，他叹了口气，咬牙切齿的说道：“莫云海，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王八蛋！”

李宝琪目睹了这场拼斗，觉得还够刺激的，美中不足的是，不够火爆，激烈，连一个人没死，算不上香港当今黑道上拼杀的精彩镜头。快快不悦地驾着自己的保时捷向港岛驶去。

大圈帮在香港黑社会势力中，堪称首屈一指的了。

要说这股势力的崛起和兴旺根源何在，谁也没去探究和追溯过。

大圈帮的掌门人，大佬李西河，已是第三代传人了。他的师傅和契爷，也就是上代大佬李洪俊，也是世袭传人。然而，偏偏在李洪俊身上断了香火，绝了传人。李洪俊起初还不相信自己会有如此结局，他一边找来道士为他看相化水，另一方面纳妾娶小，验证是否原配发妻无生育能力。可一连换了好几个老婆都无结果，看来得子已无希望，只好作罢。

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光的延续，这道帮内的接班人不得不认真对待，弄不好就会形成群龙无首，不击自溃的结局，这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向帮里弟兄们交待呢！

大圈帮的规矩是相当严密的，别的不说，就拿这帮中大佬的位置，是不允许传给外姓异帮人的。

李洪俊已处于身不力支的时刻了，这传人的事还一直未定。这可急坏了李洪俊。

他自己心里明白，在本帮里想继位的大有人在，如果时间一长，说不定还会闹出内讧甚至相互残杀的惨剧来，到那时，就更棘手了。

让谁来做接班人呢？阿雄，他为人刁钻，心狠手辣，欺上压下，弟兄们很厌恶他。阿彪，他虽然有勇有谋，为人豪爽，为本帮屡立功劳。但他最致命的弱点是，贪恋女色，沉溺豪赌，让他来做帮主，岂不是将祖辈苦心创立的事业，白白葬送掉吗？

李洪俊苦思冥想，左揣右掂，也没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人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倒一点不假。

正当李洪俊苦于无援之际。他的弟子契儿李西河从菲律宾归来了。

李洪俊见这位已长大成人，英武威猛的年轻人，不觉大声叫道：

“哎呀！我怎么没想起他呢，竟把自己的契儿忘掉了。”

他猛地上前抓住了李西河的双手，激动地说：“阿河，别离开我了，大圈帮有希望啰。”

李西河不明白他的意思，两眼直愣愣地望着他，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

他是十年前，从大陆流浪到香江的孤儿，父母在那场自然灾害中悄然离去，他迷茫地来到南方的一个渔村，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离他不远的是一望无垠的大海。他幼年的心灵，惶恐地感觉到，他已来到了陆地的边缘，人生的尽头，他开始恐惧起来。

殊不知，他人生的转折就在眼前。

没过几天，他糊里糊涂地被人诱上了船，那只是为了一碗白米饭和两条鱼干。那时，只要有口饭吃，什么事他都愿做。

在海上，一阵风浪，全船漂泊他乡的人，仅仅留下了他。

他乘的那艘帆船，被人用船拖进了香港的港湾。李西河开始在港岛过乞丐儿的生活。

一天，李洪俊驱车路过天星码头，无意间发现了他。一个无儿无女的人，巴望自己有个传宗接代的孩儿，李洪俊更是如此。